

骁腾有如此,风入四蹄轻

报载马年邮票发行盛况空前，不少人三四天前就去排队。网上又传说，中央要求干部要有千里马的气势。看来马年说马，赞马，又要蔚然成风。这是风俗习惯，只是不要诱发拍马便好。宅在家里，无意去轧闹猛买邮票，翻出杜甫《房兵曹胡马诗》一读：“胡马大宛名，锋棱瘦骨成。竹批双耳峻，风入四蹄轻。所向无空阔，真堪托死生。骁腾有如此，万里可横行。”杜甫写马活灵活现，他把人类最好朋友的精神风采作了千古的历史定格。千百年来人们用各种艺术手段来描绘马的神采，从岩画到瓦当，从青铜器到陶瓷，从锦绣到铜镜……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秦代木胎髹漆马牛纹扁壶就是个中精品。一匹奋蹄飞燕的马把飞鸟甩于脑后，构思绝妙，使人想起马踏飞燕。这就是千里马的气势吧。

经万里兮归有德

杜甫的咏马诗不止一首，在《骢马行》的首句“邓公马癖人公知，初得花骢大宛种”中也提到大宛。看来大宛是良马之乡。查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载，武帝“初……得乌孙马好，名曰‘天马’。及得大宛汗血马，益壮，更名乌孙马曰‘西极’，名大宛马为‘天马’。”由此可见，天马是中华民族对马的最高尊称。汉武帝并不敢妄自为马起名，称天马是有出处的。据《山海经·北山经》载：马成之山，“其上多文石，其阴多金玉。有兽焉，其状如白犬而黑头，见人则飞，其名曰天马。”北京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尊汉代的青玉天马，替《山海经》所说作了印证。

另据《汉书·武帝纪》载，元鼎四年秋，马生渥洼水中，武帝作《天马之歌》。太初四年春，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，获汗血马，武帝大喜，作《西极天马之歌》。歌曰：“天马来兮从西极，经万里兮归有德。承灵威兮降外国，涉流沙兮四夷服。”武帝获宝马，他认为是良马应归有德之王。他把宝马视为施德政的象征，视为盛世久安的象征。“马者，甲兵之本，国之大用”。西安秦始皇墓坑中的兵马俑列阵生动地诠释了这马之归德，国之大用。其实，早在周朝，驯养马就和礼制关联在了一起。在马驹断乳，首次系马具时，要举行“执驹”之礼。何以见得？此刻正默默站在北京国家博物馆的盬驹尊就是明证。尊上的铭文记录了周天子出席盬（一种官职，位在三公之上，兼管东西军政）的执驹之礼，并赠送了两匹幼驹。可见我们民族的当政者一贯重视马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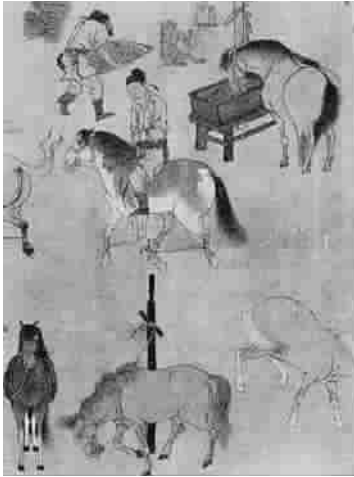
此马非凡马,房星本是星

经汉武帝一歌，天马从此名扬天下。诸多天马的艺术形象层出不穷，特别是丝绸之路开通后，融涵各民族艺术风格的天马造型千姿百态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当时长于经商的粟特人，沿丝绸之路往返于亚欧大陆之间，使得不同风范、异域风情的艺术思想得以交流传播。粟特人的首领被官封为“萨保”。山西省博物院和西安博物院藏有一些北朝的萨保石椁浮雕，上面多次出现鱼尾天马，双翼天马，折射出浓郁的异域神采，极具装饰性。依据考古文物，汉朝已有了翼马的艺术造型，到隋唐时期就极为普遍了，甚至帝陵建造也将翼马形象置于陵前。比如在陕西咸阳，唐朝的乾陵神道东侧，我们就能见到高逾三米的石刻翼马，威武端庄，体现了天马“国之大用”的正统理念。

然而，天马造型却另有惊世骇俗之作。甘肃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令全世界叹服不已。它集中体现了华夏民族的艺术思路。在上文提到的秦代髹漆马纹扁壶，以及唐朝的天马鸾凤纹彩绘平脱镜（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）上，天马皆为无翼造型，但都与飞鸾翔凤一起奔逐天际，更显气冲霄汉之大雄。汉武帝《天马



▲ 西周盬驹尊



▲ 唐(传)百马图卷



▼ 北朝鱼尾翼马

歌》中唱道：“天马徕，龙之媒。游阊阖，观玉台。”杜甫更以为天马是“天厶真龙”，他赞道：“西使宜天马，由来万匹强……闻说真龙种，仍老老骅骝。”按照华夏民族的审美情趣，无翼之马更具龙腾气韵，就像西方天使有飞翼，东方飞天无翅膀一样道理。故而唐三彩马大多无翼，却富有灵性，气韵生动。晋人郭璞更是称颂道：“龙凭云游，腾蛇假雾。未若天马，自然凌翥。”总而言之，天马在历朝历代的艺术观照中逐渐神圣化，甚与天际星宿同辉。《晋书·天文志》载：“房四星，亦曰天驷，为天马，主车驾。房星正气极盛，邪恶遇之必遭严惩。房星明，则王者明。”难怪李贺诗吟：“此马非凡马，房星本是星。向前敲瘦骨，犹自带铜声。”

哀鸣思战斗,迴立向苍苍

如果说《马踏飞燕》令人叹为观止，那么《马踏匈奴》更激人万丈豪情。“护羌校尉朝乘障，破虏将军渡辽。玉靶角弓珠勒马，汉家将赐霍嫖姚。”霍去病十九岁为骠骑将军，勇猛无敌，屡战屡胜，“匈奴远遁，而幕南无王庭”，功莫大焉。可惜他英年早逝，汉武帝下旨厚葬于茂陵东。其冢状如祁连山，上置一组巨型石雕，以表彰霍将军收复祁连山之丰功伟绩。现藏于茂陵博物馆的《马踏匈奴》是其中精品。整件雕塑充满张力，战马体魄雄浑，不怒自威，双目炯炯有神，蹄下敌兵垂死挣扎。站其像前，仿佛听到当年匈奴的悲歌：“失我焉支山，令我嫁妇无颜色。失

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。”想起近来东倭复器，使人感叹留连。

几千年来，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征伐抗御，是历史上文化艺术创作的必然主题。神驹与圣王，名马和良将都在历史文物中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印迹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，无疑就是唐太宗在大唐开国的历次征伐中随他出生入死的六匹坐骑。唐太宗为它们刻石永志，使我们拥有了扬名天下的“昭陵六骏”。作品为石浮雕，六骏神态各异，三骏腾飞，三骏伫立。鬃尾、鞍辔刻画细腻，实为浮雕中的翘楚之作。

“唐剑斩隋公，拳毛属太宗。莫嫌金甲重，且去捉颿风。”李贺不愧为诗坛的鬼才，寥寥二十个字，就把唐太宗和他六骏的风采神韵展露无遗。昭陵六骏皆为国捐躯，获得了历史上对战马的最高赞誉。1. 飒露紫——紫燕骝，唐太宗平东都时所乘。前中一箭。赞曰：“气誓山川，威凜八阵。紫燕超跃，骨腾神骏”。2. 拳毛騧——黄马黑喙，唐太宗平刘黑闼时所乘。前中六箭，背三箭。赞曰：“弧矢载戢，氛埃廓清。月精按辔，天驷横行”。3. 白蹄乌——纯黑色，四蹄皆白。唐太宗平薛仁果时所乘。赞曰：“耸辔平陇，回鞍定蜀。倚天长剑，追风骏足”。4. 特勒骠——黄白色，喙微黑色，唐太宗平宋金刚时所乘。赞曰：“应策腾空，承声半汉。人险催敌，乘危济难”。5. 青骢——苍白杂色，唐太宗平窦建德时所乘。前中五箭。赞曰：“足轻电影，神发天



▲ 唐舞马衔杯盃金银皮囊壶



▲ 唐天马鸾凤纹彩绘金平脱镜



▲ 秦彩绘牛马纹扁壶



► 赵孟頫《人马图卷》



▲ 西汉马踏匈奴石雕



▲ 唐昭陵六骏



▲ 汉青玉天马



机。策兹飞练，定我戎衣”。6. 什伐赤——纯赤色，唐太宗平王世充，窦建德时所乘。前中四箭，背中一箭。赞曰：“塵润未静，斧钺申威。朱汉踣足，青旌凯归”。

衔杯终宴曲,屈膝醉如泥

重温六骏之功迹，倍感开国之艰辛，更叹盛世永安之不易。和平时时期，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。“安得壮士挽天河，净洗甲兵长不用”。战马渐渐淡出了艺术的视野。天马华丽转身，也日益奢华娇贵起来。“雄姿逸态何嵒嵒，顾影嘶嘶自矜夸……赤汗微生白毛毛，银鞍却覆香罗帕”。马为人镜，马已如此，何况人乎。天宝年间，奢骄淫逸之风盛起。每逢“千秋节”皇帝的生日都会在兴庆宫的勤政楼前，举行隆重的朝贺大典，并以舞马助兴。几百匹舞马穿金戴银，踏着《倾杯乐》的节拍，跃然起舞。高潮时，舞马跃上三层高的床板旋转如飞。但好景不长，舞马盛宴随着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而散席。唐玄宗哪还顾得上舞马呀，扬鞭绝尘，弃城逃迹。这批舞马落在安禄山的一名大将手中，他怎么懂舞马呢？一天，军中宴乐，舞马闻声起舞，士兵们误以为妖孽作怪，大将田嗣嗣命令士兵将舞马全部处死。

同样是死，战马殉职战场，舞马毙于舞场。两相对照，我们对“昭陵六骏”能不肃然起敬吗？听说现在在西班牙还能看到舞马表演，可能是当初沿着丝绸之路传过去的吧。好在陕西省博物馆还藏着一件宝贝，璽

金舞马衔杯纹银壶。壶身呈扁圆形，是模仿契丹族使用的皮囊壶制作的。它工艺独特，造型优美，壶腹两面用模压工艺对型塑造出两匹奋首鼓尾，衔杯匍拜的舞马倩影。

这件国宝从不出国展览，可见其珍贵。写到此，我倒有个建议，将昭陵六骏与舞马扁壶放在一起展出，因为它们是大唐王朝兴衰最好的见证，国人们定会想起伟人“两个务必”的教诲吧。

天牧边草绿,快走踏清秋

“多少骅骝老去，至今犹困盐车。”回顾历史，马比其他动物更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。没有马，也就没有吹角铁骑射天狼，没有马，也就没有一骑红尘妃子笑。然而马为我用，却要经过艰辛的驯养。早在周代，官方养马便已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。秦汉以来，官营牧场更为发达。唐代为免边患，同样重视养马。去年夏天我去甘肃张掖，那里还经营着汉朝所建的养马场。古代养马人称为奚官。“老骥奚官骑且顾，前身作马通马语”。历代文物艺术品中，表现马场和奚官的作品层出不穷。

古人爱马，善于画马的丹青圣手辈出。唐朝的曹霸、韩干、韦偃，北宋的李公麟，元朝的赵孟頫等人均画过不少牧马图、浴马图。故宫博物院所藏唐(传)佚名《百马图卷》生动地反映了养马场的生态情景。绘了九十六匹马，奚官四十四人。内容有洗浴，放养，喂槽，安掌，备鞍，调教等等。唐玄宗朝宰相张说(Yue)撰写过《陇右监牧颂德碑》，其中一段描绘养马，可为此图的释文：“春分而出，秋分而入，禁原燎牧，除蓐熏厩，时其事也。洁泉美荐，棚凉棧湿，翘足而陆，交颈相摩，宣其性也。攻驹教调，讲驭臧扑，刻之剔之，羁之策之，就其才也。”

特别有趣的是，图中还画有一只猕猴，拴在马槽旁。生动地反映了唐朝马厩置猴的养马风俗。不禁使人想起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在御马监担任弼马温的事情，看来事出有因。唐人《独异志》载：“东晋大将军赵固所乘马暴卒……郭璞造门，语曰：余能活此马……擒一兽如猿，持归。至马前，曾以鼻吸马，马起跃如。”又见北魏《齐民要术》：“常系猕猴于马坊，令马不畏，辟恶，消百病也。”由此可见，吴承恩安排孙悟空当弼马温还算是人尽其才的。

提起画养马的丹青圣手，不得不说说赵孟頫。因为他第一个画出了养马奚官的正面形象。他画过诸多养马图，不仅他一人画，还全家父子三人一起画。1296 年，赵孟頫画了《人马图卷》，马和人都画得中规中矩，据说，这个时期赵孟頫画马使用了规尺，马屁股非常圆润，略带抽象的形式故意突出奚官的形象。奚官正面而立，不卑不亢，形象凛然，连身上衣服的褶皱都呈对称分布，凸显中原官员俨然正统的风貌。这充分反映了那个时期艺术作品的内涵。元朝蒙古统治者截断了中国士大夫的仕途，这在艺术创作上得到了士大夫们的反映。以马和奚官为主题，以隐喻要尊重人才，正确使用人才的诉求。当时的许多人马图还经常题上韩愈的名言：“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”。赵孟頫画这幅画时，已从忽必烈政权退休，从画的题词中可以知道，他把这幅画送给元朝负责招聘选拔事务的官员，显然是暗示元朝当局要尊重中原文化的规矩，要尊重中原的人才，表达了希望两种异族文化能够同存共生的历史愿望。

赵孟頫的《人马图卷》现存美国大都会博物馆。它正天天在向美国人民宣示着华夏文明的理念。想起去年，中美两国元首在庄园里，表达了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的共识。马年之始，衷心希望这个共识能推动世界文明的进程快走踏清秋。